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三十五回 三英雄廟前逞力 兩孝子遇水成災

話說天子與日清二人，一路尋山問水，觀之不足。一日，來至一個地方，見一座古廟，上有金字匾額云：「土谷城隍之社」。二人走進裡邊，見房屋寬大，可惜荒蕪無人，東坍西倒。正在觀看殿廊，聽得外面進來三個人，生得形容古怪，□分醜陋。白面者道：「我三人看誰舉起這石獅子。」黑面者道：「爾這個瘦弱書生，量爾不能舉起，看我二人各舉一獅與爾看看，如果舉不起，我從今不再習武，二人入山修真養性去了。」白面者道：「爾二人先舉我看，我隨後再舉。」原來這白面者姓秦名寶，黑面者姓徐名剛，魁梧者姓王名化。三人皆有謀略，且勇力過人。於是徐剛向那石獅四面看過，然後下手，乃用坐馬之勢，把那石獅攔腰用力一移，卻移不動，再用盡平生氣力，把石獅抵側，再用一個移山寨海手勢，把石獅抱將起來，行了三步放下。秦寶道：「不為好氣力。」再看王化上前，把石獅左手夾住，抱在腰間，隨手在腰間一頂，又把石獅移向右邊，左移右換，有四五回，方才放下，面不改容。那秦寶道：「二位且看我將左邊獅子移向右邊，右邊獅子移向左邊。」二人道：「此亦易事，爾能將石獅一手抱起，放在前邊戲臺上，不許換手，仍要放回原處，可能上得否？」秦寶道：「此亦易耳。」整衣捲袖，紮定坐馬勢，把石獅用手夾定，將膝一頂，早已夾定起來，往戲臺上來，再回廟前，把這一隻用左手夾定，又走往戲臺上，面無改色，復後就將石獅照前搬回原位，神色不變。

天子與日清道：「正是再生項王。」心內好不欽敬，乃上前問道：「請問三位貴姓，貴鄉何處？」秦寶道：「我姓秦名寶，這位姓徐名剛，那個姓王名化，皆是本處人氏，自小學些武藝，不期今日閒行到此，故略一試耳。偶然舉起石獅，適遭二位看見，□分失禮，請問二位貴客官高姓大名？」天子答道：「吾乃北京人氏，姓高名天賜，與舍親周日清，到來貴處探友，閒遊到此，遇三位英雄，令人敬愛，何不往朝中出力？」秦寶道：「我等有此心久矣，無奈無人引薦，只得守株而已。欲在科場上取功名，因家道貧寒，亦難言也。」天子道：「英雄失志，千古同悲，我與本省莊巡撫大人是世家，如有便職，即來引薦。」五人來至酒店坐下，吩咐排下酒肴。席間彼此談論兵機戰策，三人對答如流，把平生志略，盡底言出，五人極其投合。酒罷，秦寶等皆向天子謝過，讓他留心引薦，各辭別去了。

次日又與日清來至息勞亭，此亭是往來車馬倦歇之所，有人擺賣雜物，談古說今，極其有致。聽有人說《水滸傳》，乃正說高俅與那柳世雄報仇，執罪王慶之事，天子與日清坐下。聽了半天。忽然天降大雨，平地尺餘，各人皆散，天子在客店住下，甚是愁悶。附近海邊水泛，遇災者不少。有個張孝子，父母年近六旬，娶妻李氏，生有二子，約四五歲，家貧挑負為食，所住是低舍茅寮，靠近海邊。見地下之水驟至，搬運不及，乃急抱其父，妻背其母，兩兒幼小，亦難再負，只得救了父母，兩兒不顧矣。水退，左右茅舍俱蕩然，惟此家獨存。夫妻同父母回家，兩個兒子安然無事，豈非孝感天心哉。

且說松江府有個姓胡名湊，其父孝廉早喪，其弟胡二尚幼。胡湊娶妻陳氏，小字碧蓮，極其資孝。然家姑悍惡不仁，碧蓮無怨色。每早必整妝往朝，其姑謂其冶容誨淫，怒呵責之。不知碧蓮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